再會啦,阿兜仔林惠仁修女

相信本院很多同仁在院內都看過林惠仁修女的身影,她的外表是個道地的「阿兜仔」,但說得一口非常輪轉的臺語。今年80歲的她,20歲(民國46年)時取得美國護理師執照同時也加入瑪莉諾修女協會(The Maryknoll Sisters),28歲(民國54年)來臺灣學中文、臺語及日語,同時開始服務霧社的原住民,39歲取得臺灣護理師執照(對一位外國人而言非常不容易),也開啟她在臺灣的護理師生涯。期間除了曾經回美國深造取得美國紐約大學護理碩士學位外,她在臺灣前後住了長達42年,她常常笑說自己是道地的臺灣人;56歲開始(迄今將近25年),她開始為臺灣的愛滋防治工作而努力。

在林修女口中的「朋友」(愛滋病人)每每在遭到家人朋友疏離的時候,修女的陪伴與關懷更是給了他(她) 們繼續活下去的勇氣;近年來修女更將足跡踏入監獄,她說監獄的愛滋受刑人都叫她「媽咪」,她從不問 她的這些「壞囝仔」(我跟修女開玩笑說,要當這麼多「壞子」へ阿母金正毋簡單)是為何而入監服刑或 被判刑多少年,她只希望自己可以協助他們在服刑期間順利獲得醫療與心靈照護。也因為她的不批判、隨 和及風趣的態度,讓這些被社會甚至家人遺棄的「朋友」非常信任她!

我跟修女的緣份始於民國 82 年,那時我是燒傷單位的護理長,當時入住一位重度燒傷的菲律賓籍男性移工,他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,非常需要一位天主教神父或修女藉由宗教讓病人安心。我問來問去,終於問到我們醫院的愛滋病房有位外國修女,林修女一知道此病人的需求,二話不說,立即應允來為此位燒傷病人禱告。後來發現林修女竟然跟我住在醫護宿舍同一樓層,讓我時不時就可以跟她有互動機會,也知道為了讓醫護人員不排斥照顧愛滋病人,修女可是煞費苦心。由於修女有護理背景、又是外國人,經常有醫師在論文投稿前,請修女幫忙修改英文,此時林修女和醫師們開始了「愛滋交易」,凡是要拜託修女修改論文者,必須先交一篇「對愛滋病的認知與觀感」的文章做為交換「籌碼」。而我們護理部也曾經請修女開過 English Conversation 的課程(其實修女不是很喜歡此類請託),當然條件之一也是必須找跟 AIDS 相關的 papers 來用英文討論,足見修女為了翻轉臺灣醫護人員對愛滋病的刻板印象所做的努力!

我曾經問過林修女,修女可不可以說謊?她想了想,告訴我一個發生在她身上的真實故事:剛到臺灣的前幾年,有一次農曆過年前,有位臺灣朋友送了她一塊甜粿,她跟其他修女咬了一口,覺得怎麼硬梆梆,好像吃肥皂,所以就把剩下的甜粿立馬丟到垃圾桶,沒料到那位臺灣友人走到半路,忽然想到自己忘了教修女們怎麼烹調甜粿,於是立即折返敲門,當他要求修女拿出他剛才送的甜粿時,林修女立刻回答他「喔!阮督甲已經歸塊呷了了啊」,修女用這個例子讓我知道,為了不傷朋友的心,所以她說了個「善意的謊言」,這就是林修女可愛的一面!

林修女即將於今(2016)年6月結束她在臺灣的任務,返回美國紐約州的瑪莉諾修女會定居,她告訴我她不是退休,而是必須回去照顧比她更老的修女(她說目前住在瑪莉諾修女會的修女平均年齡80歲)。我心裡雖萬般不捨,但也只能說一聲「再會啦,阿兜仔修女」,咱們相約來年美國紐約見!



護理部副主任 張慈惠